劉禮部集

劉禮部集卷五

春秋公羊議禮敘

昔者董子有言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葢聖人之教博文約禮易象詩書皆以禮爲本春秋常事不書固非專爲言禮然而變禮則譏之辨是非明治亂非禮無以正人也自子游子思孟子三賢莫不以禮說春秋而聖人所以損益三代以告顏子者微言大義博綜羣經往往而在後有王者儀監于茲所謂循之則治不循則亂者也何劭公氏以周官爲戰國之書其識固已卓矣至其撥文本質引權取經使春秋貫于百王之道粲然明白豈左邱明氏雜宋伯國之制所可同日語哉今以類纂

輯又引申其所未著付弟子莊綬甲潘準前後錄成此卷續甲已通五經天文之學準敏又過之十年樹木冀其大成獨余撫今追昔官舍與味經堂相比也綬甲與準皆名家子能治經者也而余學尚無以成歲華之逝已如斯也後此者十年其竟斯業乎其仍如昔者之廢書不讀乎茲茲前道猶可問也書于簡端以自厲焉

正始第一

問曰言公羊者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損周之文益夏之忠存二王之後從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故二月三月皆有王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以是觀之何謂也（据公羊隱公三年春王二月何氏解詁）應之曰平王之詩降爲國風天下無王矣亂賊之禍平爲之也詩亾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春秋多損益文王之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二帝三王之道莫著于春秋以文王始受命故偏道之惟天子受命稱元諸侯皆稟正朔首書王某年一月而後誌卽位之始曰一年

春秋變一爲元非平之年亦非晉之元實則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爲三統變一月爲正月據一月戊午深探其本自資者始以明乾元各正之義若曰後有王者繼亂而興受命卽位宜改元大赦與天下更始思所以承先聖監前代撥亂興化而不敢苟道以治爾曰春秋繼周當行夏時而編年紀時皆以周正何也曰行夏之義卽寓于從周中也冬獵曰狩故河陽冬言之周之季冬夏之十月萬物成可以狩也于郎春言之而特著正月明夏之仲冬不宜狩以養微陽此春秋改周官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之而不著月非春也春不言狩也以周之春明夏之冬故言狩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不著月于郎見例正狩于

冬河陽以春爲行仁之始故始春終春寅夏正十三年冬也承天也

始元終麟受命也言受命然後得改正也

正內治第二

君位奸之竊也太子有定分羣臣信之國人知之君不立愛必守王禮所以定國也隱左媵之子春秋之禮位在桓後其爲尊卑也微故成隱之讓而責其不讓以立法隱非能讓者春秋成人之美以制禮讓之禮宜柰何不行卽位禮不爵大夫以公羊言之桓母死則爲之赴于諸侯稱寡君之母不稱夫人妾母繫子也而隱之母卒不赴不立宮祔于妾祖姑焉禮也（建太子）

古天子于同姓公侯稱伯父叔父于異姓稱伯舅叔舅南面而治不純臣也故諸侯見于天子曰賓春秋之禮天子上大夫不名侯國命大夫不名貴貴所以尊賢也

老臣不名先臣不名貴老也盛德之士不名公卿之選也諸父兄不名敬長也母弟不名親親也凡朝廷之爵皆天子師事友事之人非虛加之也士卑無爵以名氏通諸侯之臣仕而未有祿者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以敵者之禮行焉爵與德皆達尊也故三公者聖人之選也上大夫者君子之選也下大夫者善人之選也士者常吉之選也四選立而萬化成猶四時行而萬物興也

稱號

目鄭伯去段弟而繫鄭段惡得無罪惡莊之文致其罪而殺之也曰克忍於殺親也禮公族有罪三宥而執法者刑於隱焉喪之如其倫素服親哭之必如是而後仁

至義盡君子無譏爾若臣子之義不當待其危國而後討之與衛殺州吁同加月文是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于專殺大夫也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叔牙之殺不使國人知之慶父罪疑尚有以歸獄雖逸賊無譏焉致刑公族之法也公族刑

春秋制立子法長君攝必以君母喪赴諸侯上通天子賵妾則已卑賵母則可言歸者內辭通有無也賵用四馬乘纁束帛賻用貨財襚用衣被含用貝玉知生者賵賻知死者含襚歸賵仲子可也致含襚成風不可也歸賵

公薨之地于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有顧命之禮焉大夫皆在側莊公授政季子其卒也無譏矣于

高寢近正而僭也于小寢則溺于晏安于楚宮于臺下則淫于遊觀皆非正也于齊于乾侯身危及國不暇諱也警臣子也非正終不地不忍言也公鼎

正妃匹弟三

春秋制王太子侯國世子旣卽位乃逆女以爲后夫人必取敵者以尊宗廟王者無敵故廣封百里不臣所以尊后與共事宗廟祀子進侯是也諸侯不得專封又坊漁色故不得內娶周制世子親迎文王親迎于渭武王不載逆后周官無逆后之禮卽位立之爲后夫人春秋從殷制微子母世子妃也故爲紂庶兄卽位逆女五禮不親故譏親納幣唯逆迺親故譏履緰于侯國譏祭公于京師世子不貳君不得冕而親迎不以天子諸侯禮行不得備十二女九女之數至卽位乃逆后夫人世子妃當在左右媵之上在王世子則微國可也不廢封也在侯國雖下娶可也臣

之爲大夫也知其命有貴賤貴不敢驕賤不敢偪順之至也三國來媵以姪娣從爲十二女天子之制諸侯則娶一國二國媵之皆不再娶防淫泆也不娶同姓從周制百世不通明人本乎祖所以貴乎物也天子取十二女其制王后一位三夫人一位中右左王后娣姪一位賈家先娣後姪三夫人娣姪一位凡四等諸侯取九女適夫人一位右媵左媵一位適娣姪一位右媵左媵娣姪一位凡四等御進有序待年有時所以節人情防爭也諸侯夫人死以右媵攝夫人次左媵次夫人娣次夫人姪宗子必有主婦況諸侯乎若其配享太廟唯適夫人一人而已君母則爲之立宮稱某氏之宮其適夫人在堂或

適夫人薨在先君後求繼女君以共事宗廟亦如之仲子之宮是也使公子主其喪與祭而宗廟之祭朝會之事不敢以卑廢尊尊者重本尊統之義也

問曰適夫人有罪臣子得廢之乎曰可哀姜可絕也成風不可立也呂后可廢不配高廟也薄氏不宜立也東京之失禮也大歸稱夫人姜氏不絕于宗廟則頃熊何可夫人也穀梁子傳之矣公羊爲漢師竄入汨亂經傳漢初得先立學不可不辨去之其稱母以子貴無當立子之義然妾子立國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左右媵姪娣子未君者無聞也猶可言也何氏以成風証違經義其引禮得爲夫人未之前聞其稱桓未君不稱夫人夫隱爲桓立

以桓母喪赴不稱夫人春秋之禮也若得為夫人則既為桓立既為赴喪何得以未君解之乎又穀梁以子氏為隱妻得之如以為母尤不得稱夫人成隱之文非頌能成風著失禮之例也

適夫人以罪廢既以右媵攝女君與共事宗廟尙不得與于配享以寃而親迎命之為宗廟社稷主者非此人也況適夫人絕于臣子而可立妾母配享以卑先君乎陽無絕陰有絕天之經也

古者婦人無諡諡所以成德婦道無成周之姜任姒是也至其後乃有諡明王化始于閨門共姬是也太子卒無諡未成德也太子妃亦無諡卑也故左右媵以下皆

無諡仲子正也成風非正也夫人有罪絕不爲諡否德也文姜非正也左右媵擳女君亦不爲諡卑之也唯天子于南郊受於天也諸侯夫人于朝受于天子也春秋之禮侯國卿大夫無諡葬必舉諡原仲命大夫無諡是也王國卿大夫賜諡比于諸侯劉文公是也

制爵第四上

天上有三公受祿視公祭公是也兼卿職惟宰得書宰周公是也卿爲上大夫氏采不名祭伯凡伯仍叔南季是也其受祿視侯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宰渠糾是也老則不名稱伯糾受祿視伯子男上士以名字逼石尚是也與介葛盧同中士以官錄士卑不得專官故以從長錄宰咺是也下士畧稱人王人是也受祿皆視附庸附庸三等見叢子王子稱王子某王母弟稱字王子虎王季子是也親之也庶兄稱字王札子是也疏之也王子虎貶稱叔服据書卒不以親親妨賢路也赴于諸侯以采而不以爵世祿不世爵也劉卷是也祭公祭伯祭叔同食于祭知受祿非治地

也大國有上大夫三領卿司徒司馬司空爵三卿是也
命于天子不名單伯是也下大夫唯小司徒小司空各
二人其一兼司寇其一兼宗伯故爵有之無宰宰侯之事也猶天子三公領宰小司馬一人
不成軍故二軍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小國之卿位
當大國之下大夫其大夫當大國之士其三士不命如
周官鄰長無爵是也公九命地方百里侯七命地方七
十里伯子男五命地方五十里侯國之卿三命其大夫
再命其士一命小國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故不通於春秋公之孤不見春秋葢下同侯國之上卿
以齊桓當九命伯則高子是也葢四命隊伯子男其在
內三公一位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

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其命數以周官合之三公八命殺于王者之後近天子從陰爵也采百里上大夫殺于侯六命采七十里下大夫四命殺于伯子男采五十里春秋封建之法皆以爵定地其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以名通下士一命稱人皆所附庸三等大國之卿當天子上士以名通天子其下卿當中士其上士當下士爲介通天子其下士不命據及宋人盟于宿不名通諸侯可也小國之卿當天子中士通天子曹公子手是也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唯爲介乃通天子

制爵弟四下

曰春秋之制爵以三等何也曰春秋變周從殷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合三從子貴中也質家據天法三光也滕子進侯杞子進侯宿附庸進男無子男進伯者伯子男一也鄭之功在春秋前不能據功進爵但以大國治之內稱公者臣子辭諸國葬稱公一見而已葬者臣子事也臣子莫不願其君行善進爵至於甍而定矣故閔而弔之蔡稱桓侯尊臣子辭其侯國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春秋皆稱大夫上士下士同一位小國亦然唯士不命故不通于春秋

曰春秋之制以七等進退何也曰七等法斗也儀父失

位在名例春秋進之以字以爲善趨聖之法不進爵者
聖德未著不可造次陷於不義若滕薛來朝則皆進侯
明漸進也褒儀父以明就化之法不進爵以明察聖之
法且必試以附庸而後爵重爵也小之事大先通之而後朝事之禮也
盟褒進字朝桓退人如本在名例
以人通如天子之下士以名通如上士中士以字通如
下大夫以爵通如上大夫卿以上
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爲大國滕子進侯
幷其父以恩禮卒之所謂善善也長其書公朝王所不
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曾
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

巡狩之禮也朝聘

周制三公分領六卿上大夫各領一卿爲九卿居中馭外春秋二伯主外矦從周初制一相在內領宰宰周公是也餘則上大夫領之百二十官應十二子董子者矣寰內諸矦制爵皆子制國方五十里藩王室也其在四裔雖大曰子強本幹弱枝葉也滑伯秦伯制皆子也附庸有賢德進爵不過子邾子克是也子有賢行進爵不過矦滕矦紀矦是也五帝之後曰子黜杞則陳可知也其有功德則進從矦稱陳矦則杞不限以子亦可知也黜杞不黜陳者春秋建夏正于三教用夏之忠所以別嫌也

祭伯不言奔明無外也其失地不名著天子中大夫稱字尊尊也其待之以初而不臣不繼世可也王朝諸臣于他國言出言奔新周也于魯不言奔避嫌也誌奔為受者見義賢則請於天子而復之不賢則殺其禮以沒世又其甚者執而歸諸京師不敢為逋逃主義之大者也王者無外

春秋有加地進律之法侯七十里廣封百里紀侯是也伯子男五十里廣封不過七十里鄭伯日卒月葬進於春秋是也

制國邑弟五

春秋大一統尊親之化及于凡有血氣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然必以諸夏輔京師以蠻夷輔諸夏京師方千里諸夏方千里者八蠻貊方千里者十有六所以必三等者別朝聘奔喪會葬疏數之期而已非異教也寰內諸侯以五年再朝爲正宣十年注諸侯五年一朝蠻夷終王世見其子弟有願入國學者受之不能者勿强也故何氏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會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

諸夏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名山大川三分去一爲方百里者六十六以其半爲附庸其三十三大國十一次國倍之小國又倍之其朝期寰內諸侯一歲次東方

諸侯次南方諸侯次畿內諸侯次西方諸侯次北方諸侯故古文周官以爲六年而徧也一年諸侯朝見者通大次小國卒百五十四國畿內諸侯千國朝聘皆之于廟歸德于先祖以示敬也皆有饗食燕射之禮王親之有故則以幣致之覲者咸至或爲壇受之其有禘祫時享諸侯與祭者受脤致齋日不受朝聘其無祭祀賓客之事則日視學是以萬幾無曠庶績咸熙也

孟子曰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董子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其制奈何曰方三十里者爲方里者九百三分去一爲田六百井爲公田六萬畝廬舍五分去一爲四萬八千畝立宰

一丞一秩士五人見董子凡三等秩士八百畝爲五百畝丞倍士爲二百畝宰倍丞爲四百畝董子以宰視漢三百石今準孟子宰視列國上士君十宰祿爲四千畝除田五千一百畝其四萬二千九百畝以爲附貢朝事諸侯及國用亦有常則爲方二十里者爲方里者四百三分去一爲田二百六十六井爲公田二萬六千六百畝廬舍五分去一爲二萬一千三百畝君宰丞士如字君除五千一百畝其萬有六千二百畝法則亦如之方十五里者爲方里者二百二十五三分去一爲田一百五十井爲公田萬五千畝廬舍五分去一爲萬二千畝以五千一百畝制祿以六千九百畝制用皆如字君名君之制稱字者之秩士轄

農民九百六十家于周官九族二閭二比也稱名者之秩士轄農民四百二十五家于周官四族一閭也稱人氏者之秩士轄農民二百四十家于周官二族八比也其致仕者坐左右塾以教爲問曰附庸之士食代耕之祿百畝不足以其祭器其衰葛如之何曰無疑也庶人之力田百有十畝者在公則有禮器之用車輦馬牛之用在私亦有養老之用農器之用糞種之用乘屋之用今秩士皆無之而宅其宅采其采歲無問上下皆有麥二十七石米倍之芻薪又倍之以今立法見前十口之家日食斗粟終歲食者三十六石其四十五石直今之百金省穡而用之五禮亦不至于廢缺經制休其鬻織傳稱加

以朝服酒槩蘋藻中饋議之季蘭尸之豈庶人所敢望哉附庸三等

詩曰終三十里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方三十里少半里也終爲百乘之地大國之卿食其公田之稅則五下大夫之祿周禮所謂加田也然猶與附庸之君等耳故附庸之君位當大國之卿

夫子曰顓臾社稷之臣也家富不過百乘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治十室者也在周官爲二比千室之邑可使爲宰在周官爲二黨才兼黨正州長之亞也邑之保聚有城郭有里巷有學校有市肆有官宰有閭史有州長書民數穀數達于諸矦諸矦以上

之天子天子察其多寡課功德夏時歲終納民祿夫子式負版是也吉凶禮樂有器六畜車輦有稽軍旅田役有時三卿統之故國以民為本民以地著為本邑宰賢而民業定寇盜息髦士烝矣經曰莒人伐杞取牟婁疾始取邑也邑多田少稱邑

經曰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雖私土不得專也濫邾五分之邑也鄫紀之五廟存焉咸邱於餘邱下陽君國之焉濫以封叔術鄫以封紀季酅以封喬時為邑宰歟為附庸君也公邑家邑四井為邑何氏据周官言之周千八百諸侯凡七千二百井百里之國提封萬井京師方千里而以方百里之地為關

田以供諸侯休沐經責入邴易許田是也而許慎鄭元以爲盡京師地不能容之見異義亦失攷矣朝宿邑

問古百里當今幾何里曰古者三百步爲一里穀梁傳大戴王言篇唐宋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李翺平賦書馬氏文獻通考王禮十二卷元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自明至今皆依唐宋大于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司馬法食貨志漢今一步五尺見杜氏通典宋明及今因之今步尺乃乾隆元年工部所頒當今裁衣尺之九寸以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古尺據曲阜孔氏所藏漢建初六年慮俿銅尺與宋秦熺鐘鼎款識篆銘云一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比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故今三百六十步當古四百又五步百之

爲四萬五百步其三萬步爲古之百里以四百又五步除之則得七十四里强也此句與沈氏算法未合以所得數開方之得積方里者五千四百七十六里强也亦與沈氏未合古今里

步度

量

制田祿第六

天子之公卿受田視大國諸侯天子之大夫視次國天子之元士視小國記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蓋受采不受地不治民也王官之治采邑者卽寰內之子天子制其祿不屬於公卿大夫也田視公者食實封如大國之君爲田三萬二千畝視侯者如次國之君爲田二萬四千畝視子男者如小國之君爲田萬有六千畝皆世祿不世爵寰內諸侯亦然劉卷卒氏采不書爵是也其子要畢視天子之元士詩蘇㡉有䞇是也有賢德則漸進之否則世祿而已

京師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爲九百萬夫山川都邑之屬

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爲田六萬萬畝準九一之法得公田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畝不盡廬井五分去一爲田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畝準侯國制八分而取其一以制祿爲田六百六十六萬六千畝不盡公卿之祿視大國者三萬二千畝三公九卿爲田三十八萬四千畝大夫之祿視次國者二萬四千畝二十七人爲田六十四萬八千畝元士之祿視小國者萬有六千畝八十一人爲田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畝百二十官據禮昏義董子白虎通何休引春秋說制祿凡二百三十二萬八千畝家臣之稍食出其中此常數也餘四百三十三萬八千畝以制致仕者及世祿及庶人在官者不足二倍二分而取其一以

制畿內諸侯之祿爲田二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五百畝畿內侯如子男治方五十里者下人爲祿田千有六百萬畝其千有六十六萬以制世祿及王子弟之采邑焉其餘以制國用世祿

武王之有天下也庶民弛征庶士倍祿本文王治岐仕者世祿之政而廣之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周曰予以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及畿內諸侯皆不世爵而世祿得無嫌于人多田少而積重不可通久乎曰世祿者非唯三代春秋之法𢫫秦漢以來所謂食實封者皆然如匡衡之初封樂安鄉提封三千一百頃後以經界錯迕增多四百頃卒至亂法此乃不可通久也考古皆

以百畝爲頃如衡之封三千五百頃爲畝三十五萬已非古制況又行以食鄙之心乎今以天子之卿世祿田不過萬有六百畝萬有六百畝之入當今畝中歲之收五千七百二十石也其大夫之世田八千畝八千畝之入當今畝中歲之收四千三百二十石也且經之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寰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于此世祿

白虎通曰致仕者三分其祿以其一與之又引王度記

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沈果堂彤曰前說謂大夫以上後說謂元士以下也據此則公卿致仕世祿田萬有六百六十餘畝大夫致仕世祿田皆八千畝致仕田

制田賦弟七

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溝瀆都邑涂巷三分去一（不以周官一易再易折半定法者土愈耕則愈熟以目驗之也）定受田六萬夫為田六百萬畝助法八家同井中為公田六十六萬六千六百畝廬舍井竈五分去一為田五十三萬三千三百畝以八分之一制祿而以其七制國用上士祿四百畝（孟子）九人（依鄭氏）為田三千六百畝下大夫倍上士祿八百畝五人為田四千畝卿四大夫祿三千二百畝（次國之君祿二萬四千畝卿三大夫祿二千四百畝小國之君祿一萬六千畝卿倍大夫祿一千六百畝）三卿為田九千六百畝君十卿祿為田三萬二千畝中下士十八人皆受倍田（參用孟子何劭公說）為田三千六百畝庶

人在官者兼三士之田為田七千二百畝除田六萬畝故制祿者百而取一也餘四十七萬三千三百畝以待貢賦朝覲會同聘享委積軍旅田役祭祀喪紀賀弔昏姻匪頒芻秣凶荒養士勸農之用皆有式法而以三十年之通制焉

丁男三十成室謂之家統上中下計之則家七八（六萬夫則四十二萬人）古者授田百畝當今二十七畝（沈彤說）中歲可收麥禾八十石以食七八人人四石餘用準是則歲餘二十四石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此其率也

問古百畝當今幾何畝曰古者百步為畝自漢至今當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大於古百四十步（大畝始于漢見鹽鐵論顧野王

玉篇始秦孝公何義門云意秦但行之西陲漢乃一之天下也古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以一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百四十步當古二百七十步與沈不合百之爲二萬七千步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二百七十步除之得三十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以古百畝當宋四十一畝蓋宋步有長短畧同周制

問古百畝稅入幾何曰魏中地也見詩甫田疏漢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周官中地家六人中歲人月食食三鬴六斗四升爲鬴每月食一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四升六人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百五十石尚餘十二石弱悝復言供五人不足者兼賦稅及凡費用計之且止謂一熟也上孰其收自四張晏注六百石中孰自三注四百五十石下孰自倍注三百石

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若取上熟補大飢中熟補中飢下熟補小飢其所補之餘復補無年及中歲之不足歲常得二百石宋以前斛亦稱石近代則五斗爲斛兩斛爲石管子治國篇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沈云兼飢熟通計歲三百石也校今畝中歲收米亦不過二石也禁藏篇曰歲兼媺惡畝收一石沈云就下地而言散文粟即米也

問古一石當今幾何曰漢之量與周同見律呂新書漢量容三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沈氏親見而較之是古之五當今之一也二百石當今四十石矣漢志合龠爲合說苑十龠爲合蓋劉向爲通今之學劉歆爲仿古之學也

制軍賦弟八

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何氏苞氏說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用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

畿內千里賦車十萬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爲六萬乘說見上乘各三十人爲徒一百八十萬人六軍七萬五千人是二十四人而賦其一更番宿衞者六師是五分其軍而用其一

王六軍從周制大國二軍魯侯國譏作三軍小國一軍隱五年注云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二千五百人稱師盡謂調遣之卒也疏非也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十乘則三百人又采芑云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莅止其車三千盡調旁近諸侯之卒也

傳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官曰邦國六閑馬四種謂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也每廄爲一閑一廄之數二百一十有六易乾爲馬應乾之策也六廄成校則六閑之馬凡千有二百九十六匹可駕車三百二十四乘以合國馬之數亦千乘其與秩之說鄭元云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穀愛國用也山

林之閒有牧地焉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委之芻秣裁半
歲耳

貢士第九

經單伯逆王姬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氏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按何君義以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而聘問通天子者也然列國命卿不必三年卽更不疑于士多卿少而壅滯不行乎曰無疑也貢士不必盡卿材其大賢與固天子所待以共天位治天職公卿之選不爲縣也其小賢與則出使長民如寰內諸侯及諸侯之卿附庸之君皆養之於天子之學而用之者也入使治事如下士畧稱王人是也又

其次者則還之諸侯之學以待侯國士大夫之選古之仕于父母國者也且諸侯之貢士亦兼卿大夫之子附庸之秀民天子之命卿亦不必盡歸其本國也虞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法通于侯國而不及三考之時亦有致仕者不祿者不廣厲學官則容有他途執技之人進乎其閒不可不愼也

制刑弟十

春秋之治獄也原情而定誅賞其例有曰及者內主之曰暨者外主之曰會者善惡均若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罪在佗絕也其入叛以辰及之罪在辰誅也其賞善也亦然春秋之例譏者譏其事貶者貶其人事非一人所成咎加于主其事者人所行不止一事即一事以貶其人功惡足以相除若今進降級抵銷及革職留任之類本此以類推之則譏若今交部察議交部議處貶若今交部嚴加議處及降級革職重即誅絕若今交刑部治罪執若今拏問治罪歸京師若今着某督撫拏解來京稱人而執非伯討者若今督撫叅奏不

實獲亦治文若今拏獲盜案故不與荆獲蔡而大季子
之獲奏言獲晉侯者用夷禮則夷之于楚邱衛地若今
竊盜案須著本管地方官緝捕入于朱南里以畔若劫
獄放監竊寶玉大弓定公當絕若今有司官失去印章
諱易許田若今大臣賜第沒則致還不得典賣加錄文
書月義兵書月者若今紀錄幾次從減減二等奪爵土
者絕人之謂滅故人亦絕之若今革職論死罪削世襲
入者罪差輕故但誅之子尚得襲汉滅則奪級罰俸是
也不宜用不宜立不宜致凡言不宜者若今言不合甚
者有不應重律臧孫辰告糴于齊若今戶部堂官不知
倉場虛實取郜鼎衛寶濟西汶陽田若今六贓案

桓讐未復而書葬不責臣子以所難緩之恕辭也至通
讐而後大譏然不緣其罪而以與故文致之猶恕辭也
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不與念母莊之昏亂多犯
誅絕之科故非禮之動如觀社築臺皆盡書之不及死
而國幾亾身幾喪外襃高子內嘉季子危莊之所為也
讐在外君子猶緩之讐在外而又遠祖君子豈以復讐
責之然盡事祖禰之心則不可一日並立于天下故有
天子則告無天子則不避死焉為惡者其懼矣若乘義
為利而滅人之國君子所深惡也故去滅國而以自去
為文逐之可也請于天子易其本支焉可也自擇其疏
遠之子孫而建之且不可況兼而有之乎有明天子滅

人之罪不可逃也此爲賢者諱以立法之義也亦以勵魯而危襄也

郊禘祫第十一 附五祀

魯之郊禘非禮由僖公始也頌刺之矣不譏始志而晦也諸侯之祭宗廟莫大于祫故曰大事外神莫大于社三望配郊爲輕亦非禮也其在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保有鳧繹曰瞻不曰有明名山大川不在封內者不祭況四嶽河海乎春秋託寄王禮故皆不疾始六羽言初不足託王禮一譏而已魯之僭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不勝書也故謹其漸而譏焉其僭禮之大不特書郊則于四卜不從書禘則於用致夫人書內大惡諱亦以天祖臨之而告以不饗也

喪服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之爲言審諦功德也（駁白虎通及賈逵說）諸侯之功德以天子享之天子之功德莫敢享者故追享上帝於明堂周頌雝曰燕及皇天是也在商頌長發追享元王相土成湯下逮阿衡則周之禘必及后稷公劉高圉亞圉大王王季而後文王武王文母周公矣然周公損益二代蓋有二禘一則禘嚳以下如商制一則犆禘文王配天蓋創制也（說詳禘議）國語商周禘皆及嚳頌不言者其樂章異也以明雖貴爲天子而後世臣子必致其功德非是者不得與於禘也明堂無室天神至尊不祼牲用繭栗樂器兼與代此其大略也魯之僭禘仿于僖公也子

太廟讓明堂也祖自周公不敢祖天子也破左氏趙匡說其名曰禘僭禮樂服器而已失其義陳其數實則猶大祫也三代之禘蓋於春夏夏時二月祭鮪丁亥萬用入學是也嘗以秋八月至秦以後遂以爲季秋大享帝於明堂而禘祫無辨禮之末失也

祫之爲言合序昭穆也天子諸侯皆於太祖之廟大夫士無太祖之廟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而已及其高祖三年一舉百王通義天子之祫在四時之間祀謂之朝享先鄭說諸侯闕一時祭行之蓋於秋冬物備禮成也記曰嘗祫烝祫頌曰秋而載嘗白牡騂剛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是也禘有大禘有特禘特禘者昉于大禘

之禮而各于其廟晉嘗之末失也祫不及功臣書盤庚曰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謂大禘也周官有功者祭于大烝非也

記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鄭以曲禮爲殷五祀者制祭法爲周制）門戶中霤竈井也（據白虎通作井月令呂覽逸周書皆謂作行蓋緣祭法）蓋中霤者宅故於中央土王用事祀之門戶邪爲開門萬物以出邪爲閉門萬物以入故於春秋祀之井竈者人非水火不生活故於火王用事祀竈水王用事祀井行者祖道之祭非常祀也司命郊壇之配泰厲公厲族厲皆無主後者之祀不與五祀相配也

廟制弟十二

傳曰唐虞夏皆五廟殷五廟至子孫而六周五廟至子孫而七郊特牲曰諸侯不得祖天子謂魯以周公故立文王廟猶鄭上祖厲王皆非也破左氏及鄭氏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世室雖世世不毀然經不曰宮廟而曰室以魯公之主宜在太廟之室不得僭殷六廟制也立武宮譏非禮蓋卽桓宮也在公室則不毀私家又設之皆非也西宮者季友自以功在僖公而不序閔於親廟別爲築宮經云西宮災魯頌云廟有不孝自求伊祜其旨微矣用穀梁說煬宮蓋季孫隱如謚昭公爲煬別爲築宮使不列于羣廟從祀先公始復正也從祀者於禮順陽虎盜

國政盡革季氏之舊也桓僖之廟宜毀不毀故天災之亦以見三桓之子孫將微而季友之澤斬也

傳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別子爲祖不祧季友可也祖桓公不可也下士無廟者無田祿則不祭也陪臣無廟也衷伯僭於大夫故因天災書以警僖之僭于季友僭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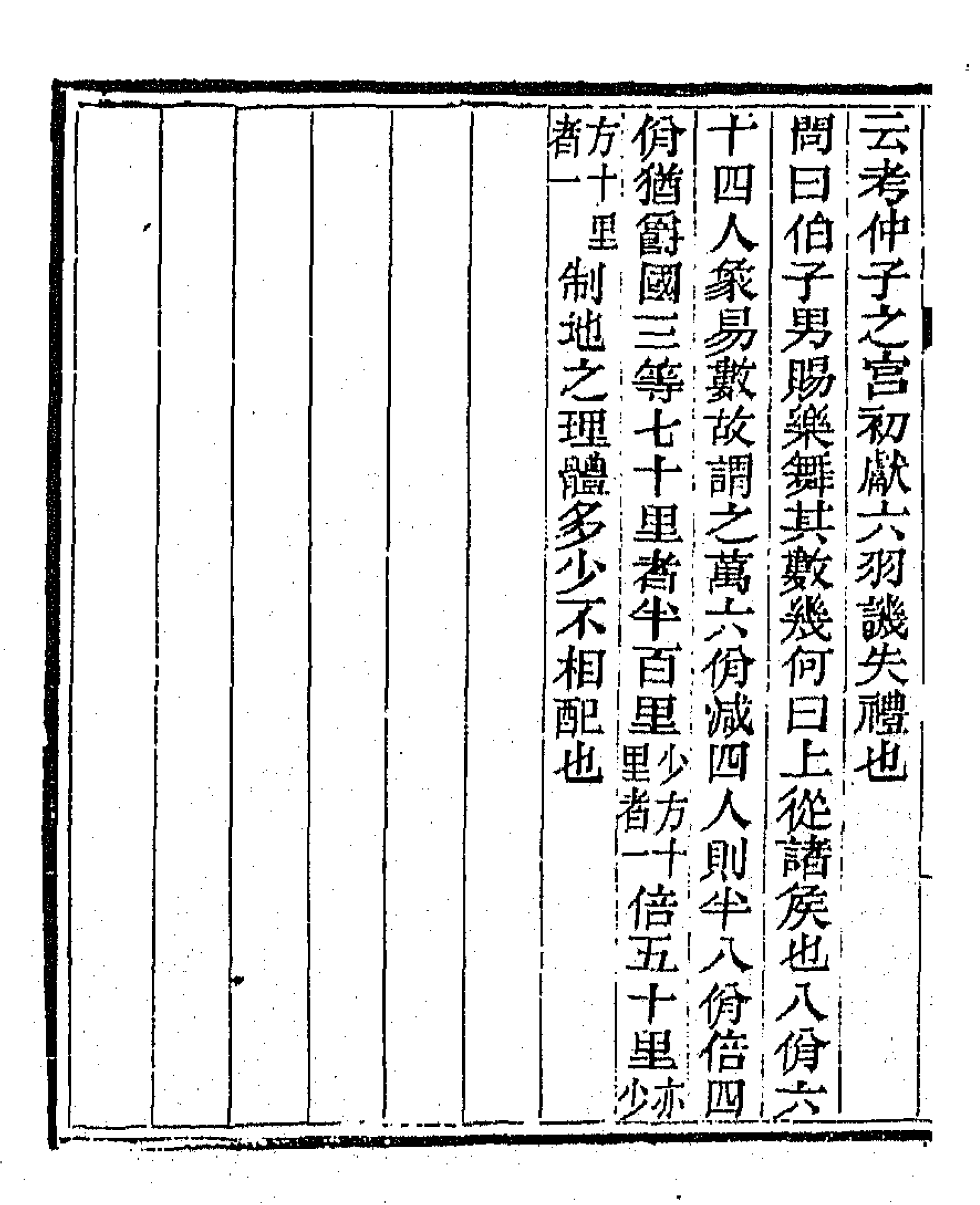
問曰兄弟伯叔相爲後得爲立廟乎曰得之昭穆不可紊也本統不可絕也其四親廟不以廟盈而毀也子未踰年得爲之立廟乎曰不得也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雖無子繼統者臣子一例事之如禰者服則三年也破公羊有子則廟無子不廟說踰年稱公則爲之廟不祖其禰者不以尊

尊者親親也頌曰莊公之子經不曰葬我君閔公貴季

友之逸賊非責僖之薄于閔也

樂舞第十三

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公侯之卿得有樂乎曰無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是也公侯之樂天子所賜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則以鼗將之其得賜樂者始封之君從王征伐有功制治有德歌象德舞象功也上不以六代下不以三象六武避天子也記曰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又曰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謂八佾也諸侯之卿大夫鄉射鄉飲酒樂惟笙瑟非德盛不得有鐘鼓也妾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不得祔於禰廟無功德可象故不得用樂舞竇公所獻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傳者過也經



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譏失禮也
問曰伯子男賜樂舞其數幾何曰上從諸侯也八佾六十四人象易數故謂之萬六佾減四人則半八佾倍四佾猶爵國三等七十里者半百里少方十里者一倍五十里亦少方十里者一制地之理體多少不相配也

城制弟十四

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疏春秋說文葢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天子千雉爲二十萬尺面各五萬尺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千八百尺爲方二十七里二百三十三步五分步之一減奇數得中積方里者七百二十九大國百雉面各五千尺爲方二里二百三十三步五分步之一廣之不過爲方三里中積方里者九次國七十雉面各三千五百尺廣之爲方二里中積方里

者四小國五十雉面各二千五百尺爲方一里一百二十六步五分步之二皆以城爲宮天子周城逼門十二諸侯軒城逼門九月令九門蓋侯制約高誘說天子千雉之城中爲宮城方九里据逸書作雒解及攷工記大國諸侯之城外爲郛視天子之宮城爲方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約書大傳鄭注

傳曰諸侯之宮三門三朝蓋與天子同諸侯庫門天子皋門也雉門天子應門也皋門內曰外朝以詢萬民皋門之上爲臺門應門內曰治朝日視朝事羣臣位焉應門之上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以縣象魏萬民觀焉路門之左右爲門堂其內曰路寢聽政之所不齊不居其室羣臣復逆行燕射受顧命皆至焉路寢之庭

三其堂深笙鏞設焉其內曰小寢天子五諸侯三后夫人以時御敘焉又其內曰王后之正寢庀內政焉其前爲側室二姪娣居之其左右其後爲三夫人之寢皆有側室在其後姪娣居之又其後爲子室爲羣公子之舍路寢之在中者曰高寢始封君之寢也在左右曰路寢孫從王父之寢子不居父之寢也自正寢以內其制同不敢遷先君之嬪御況于后夫人乎應門之內左爲廟門据文家法右爲社稷之門廟之前爲戒社穀梁謂之廟屏戒社之南爲小學王侯之子十歲出就師傅國子亦與焉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師氏居虎門之左者也廟之前爲門堂其後曰寢宮中皆有街謂之壼廟墉之西

南隅皆有闕門周垣之外宮牆之中有宿衛之次舍王宮之北爲市南爲官府治事之所曰府庫曰廐肆皆在王城之內曰郊壇曰耤田曰御廩曰明堂曰辟雍曰靈臺曰苑囿曰牲牷皆在王城之近郊

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二十七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十八丈注內堂東西序之間五分內以一爲高三丈六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謂廣公侯七雉二十一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十四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八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十五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十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九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六丈以一爲高三丈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見匠此云無房堂也又曰人疏周人

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基之高定矣其堂屋之高如大傅說則士反踰于公侯非也當以四尺爲一衰

棨府君手書原目尚有郊雩宗法二事喪服尊統喪服厭降天子諸侯服未踰年君四事師行吉行山林藪澤之百金之魚各一事並有錄無書今祇就原藁所有屬邵陽魏君源覆其義類爲十有四篇其未成者敬俟他日賡而述之承寬謹識

劉禮部集卷六

書序述聞

太史公有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謹案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莊先生曰唐虞三代之事莫備于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勿成又曰五載一巡狩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狩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

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洪範之言祀用商正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義猶可通虞夏傳云惟元祀巡狩鄭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釋文謂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是夏亦稱年東晉古文斤斤守之罔敢出入曷足語唐虞三代之通義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卽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下半篇賓四門納大麓以下之事也古今文本二典皆合爲一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岐孟子注乃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攷漢人多以百篇爲尙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祗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爲舜典之證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而不言其確數不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正義載其目云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然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孔壁中本且劉歆至造逸嘉禾篇假王涖政咸和天下之文以傅會居攝且出逸十六篇之外則其作僞亦何所不至烏知非其增竄以抑今文博士者乎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兩序讀之則典謨今皆完備逸

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之篇疑出于歆未必孔壁之原目是以衞賈馬鄭諸儒皆不為之注遂以亾佚宜哉

又案左氏春秋引堯典之文多曰夏書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鄭元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五家謂唐虞夏商周也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而唐虞者夏之三統也故皆以粤若稽古首之以別于三代而其序則云昔在帝堯昔在者即粤若稽古之例也太史公述五帝三代本紀無此四字而以帝堯者放勳帝舜曰重華首之可見曰若稽古非周史所載即孔子所加乃三統以前之特筆自白虎通論臯陶稽古而不得其說馬鄭皆誤

屬下帝堯爲讀而有同天考道之訓于是僞大禹謨因之遂有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矣

莊先生曰白虎通義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案春秋董仲舒說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絶也廟號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云四類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卿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于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于岱

宗也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絀絶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聞春秋于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于殷本紀孱入周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

傳云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亦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是皇亦稱王也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紀事者所稱名號然也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臯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于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即周晉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圖緯之說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帝釐下土方句 設居方句 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

案飫

謹案禹頌禹敷下土方則釋文一以方字爲句者是也設居方者蓋即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弼成五服之事别生分類者即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設其君長區其土俗典謨舉其綱汨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同序也舜承堯洪水方割之後平地成天治人辨物功同開創大傳引其佚文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得其序而通之其書雖亾其義未嘗不存也讀堯典而知舜之功皆堯之功讀汨作九共之序而知禹之功皆舜之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謹案此即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皋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故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謹案別九州即禹貢之敷土也鄭注大司樂及商頌之禹敷下土方皆以斥大九州疆界爲禹功非此序別九州之義命諸侯興人徒今文之說優矣呂刑曰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蓋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亦豈第定其差秩視公侯而已乎九州之次先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者順五行相生之序以語施功先後則當先疏九河治壺口同時並舉故冀沇二州首言之孟子述禹功亦以疏九河爲第一義必謂禹功莫先冀州者亦非也任土絕句作貢卽作禹貢也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蓋畫井肇于黃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徹田爲糧則徹亦夏制龍子所譏貢法蓋夏季之弊政其初蓋亦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太史公言雍州積高神明之奥故厥田上上鄭以高言之賦中下者禹時人功未闢沃野尚

少且雍州西北竟苦寒多不毛之地班固乃謂九州之上腴殆未然與

又棻近日說尚書者于僞孔傳及蔡傳若將浼焉然孔傳以導渭之漆沮亦曰洛水在涇東其說本于水經與毛詩之自土漆沮各別蔡傳以洞庭爲九江其說本之山海經及水經楚地記與後人據漢世尋陽九江之名以釋經者孰優稽古求是而門戶不除亦通人之弊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謹棻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先生說曰革以爲甲筋以爲弓不言金者未用兵之刃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穀梁子曰誥

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
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莊先生曰論語予小子履篇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今攷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十三句爲
湯說不云湯誓安國蓋據國語內史過引湯誓與墨子
同而知之耳墨子尚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
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今所傳湯誓已非完書之
明驗乎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求以文
義史記近是惟格爾衆庶衍來汝二字盖以訓格爾二
字而轉寫者誤入耳又有夏多罪與下文今夏多罪辭

似複重亦衍多罪二字故東晉古文改夏亐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劃正下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從史記本衍來汝多罪四字據墨子周語補其闕文以正東晉晚出之本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亐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亐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亐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亐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劃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

予及女偕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則奴戮女罔有攸赦凡百有七十五字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謹案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疏引皇甫謐曰沃丁八
年伊尹卒年百餘歲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乂
有殷者也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
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稗說傳記必有誣其不令終
者聖人序書特筆之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
王葬于畢所以著元勲祔葬之禮所以明君臣始終之
義而竹書猶有太甲殺伊尹鄭康成猶有成王誅周公

官屬黨與之邪說誣聖誣經莫甚焉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中丁書闕不具

莊先生曰史記之中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卽已有逸簡非完篇也否則漢時書亡佚大半何獨于中丁言之哉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謹案史記殷本紀帝般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鄭康成謂般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下篇般庚爲君時事又杜篤論都賦云般庚去

奢乃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云般庚作誥率人以若督與
鄭說奢侈踰禮之義合則是般庚之遷都其除河患者
從民之欲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故三篇內以稱
民稱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牽籲衆句感出矢言句出猶嗟咄之咄卽多方之感言于民也上篇順陽甲命誓之我王來旣爰宅于茲我王
謂陽甲也言度宅于茲新邑亳般者乃我王之意恐民
盡陷溺于水土風俗而爾不能體德意相救以生其如
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龜卜所謂敢違卜用也般庚
斆于民以下所謂王乃般庚也言王若曰者小辛時史
臣追述之也衆謂羣臣以下也般庚斆于民斆古學字
般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斆其德至于神明

故曰學于民也中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句褻在王廷句亶當爲旜勿古文㫚褻讀曾我暬御之暬皆段借字周官司常通帛爲旜襍帛爲物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襍帛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又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鄭注所以將衆屬軍吏也孟子招庶人以旃旃旜同說文勿古文㫚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王于告羣臣此篇王于告萬民用旜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羣臣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邸都之外朝也罔不惟民之承保句后胥高鮮句感鮮漢石經作高鮮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浮過也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濫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般亳依山爲都故也般隆

大虐先王不懷鄭注般者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莊先生云般痡也懷回也往而不回猶言殂落

言遭家不造我王殂謝倏忽又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誣聖誣經莫甚焉

莊先生曰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旣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般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

彼別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夫情之有不安卽禮之有不行者也時太常恒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嘗于繼既正于情又安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

彼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于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般庚光武爲口實也夫繼世而立之不同于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舂陵以下四親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帝以下于長安故高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于陽甲臣也于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于其生也以臣事之于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

哉鄭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般庚爲陽甲之臣即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于君親則祀陽甲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爲次祖乙言之耳殷本紀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于仁之至義之盡然後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

下之至于禰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
也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
是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于昭穆之世是無祖也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大夫士受命于君無
祖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
容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
繼先君是無所受之也無所受者纂也有為此說者蔑
所後之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得辠聖人之經者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謹案禮喪服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

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
主義穀梁子以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
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
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子孫
而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
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又謂弟無後兄之
禮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
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桒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
至帝乙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
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邵公說毀
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

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昭俱一廟二室陽甲
盤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殷武箋云高宗
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
路寢焉高宗繼父小乙懿𡨋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
而世父之廟不序旣感祖巳之言乃修建寢廟所謂殷
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言當爲天子
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
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
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莊先生曰百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告至于微子惟
成湯稱謚武丁稱謚稱宗夫太甲太戊皆不以宗名篇

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金履祥因據史記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作高宗肜日而以書序爲誤惜其言之勿深攷也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也世嗣所以相繼昭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仲丁至陽甲九世而殷庚復興陽甲至小乙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迭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孰不毀乎序曰高宗祭

成湯契爲始祖湯爲烈祖般祭乎抑時祭乎肜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言肜曰則爲祭之明日矣般祭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般祭也祭成湯者殖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肜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鼏鼏非鼏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雊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曰唯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

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君降年不永子弟子爭立其宗廟之禮固莫有修之者矣惟般庚以禰廟事陽甲故其書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先后謂祖丁以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肜日祭禮之大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

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三年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即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即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曰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昭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兄命曰爵無及句惡德句民立而正事句純而祭祀句是爲不敬句事煩則亂句事神則難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古通亞亞德言以德次序也兄弟相後昭穆皆以次升也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立讀爲莅莅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繼先君之統而使同于無主後之民不敬莫大焉祖已訓諸王

以正其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恒則不瀆不瀆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恒則瀆瀆則亂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于親廟故簡于所及之廟也厚于親廟而簡于所及之廟知自仁率親不知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允也以義言之則皆祖之繼也夫義之常必推本于天監在下之始而究其極于降年之永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為天之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為天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絕然六極之末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告之或德之不順或學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孰敢不正厥德以是為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

宗之謂之高宗而載之書中也商頌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武丁受命不懈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于小乙受命之君無不宜之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云祖己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蓋百篇之書多出于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所定不獨高宗肜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而以謚名篇其見于書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謚董生春秋玉杯曰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肜日然耶否耶難者曰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固妄矣武丁修復

四廟于經何以明之曰尙書大傳曰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生于朝祖己曰桑穀里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云云按桑穀共生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是興滅繼絕之政以復修四廟而推之固可知矣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者蓋小辛小乙是武丁以前四廟不修之明徵也孔子刪詩魯之閟宮言新廟奕奕則逆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復古者可以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成湯	外丙	太甲	沃丁								
	中壬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祖丁	陽甲		
									般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沃甲	南庚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謹案此二篇爲商書之變垂戒深矣書大傳以伐耆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史記以父師作大師說爲大師疵少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氾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訓爲箕子比干于義馬鄭爲正篇中以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爲大事者公羊何氏說成七年乃不郊之義曰成公當坐盜天牲用此經義也莊先生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當爲亥子言紂禍當在亥子

之辰也殷本紀敘微子諫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期箕子通作亥子見漢書儒林傳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也莊宗伯公曰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繼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始封于宋以續先王之

祀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豈非聖人前知之神哉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大誓三篇一月史記作十二月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昧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

莊先生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鄭氏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九年會諸侯于孟津十有一年伐紂說者以禮文王世子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又以大戴有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詩疏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許慎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盡大戴記文王世子之文謂武王即位年已八十餘在位僅十年不得至十一年伐紂遂統文王受命之年數之是皆傳記所說不見于經說又不一其言文王受命或以爲七年或以爲九年

言武王觀兵或以爲九年或以爲十一年伐紂或以爲十一年或以爲十三年今文尚書傳太史公書鄭氏古文尚書注及劉歆三統梅賾所獻孔安國古文經及傳說頗異皆未必合于經書缺有閒矣雅頌之文可推而知葢武王即位乃偕鎬行辟雍之禮四方莫不歸心然後卒文王之伐功此非三年內所得爲明甚而人閒小書遂謂文死不葬爰及干戈誣聖亂經皆起東周之末葢自七十子後大義乖非孟子抉其蔽陷則堯舜禹湯文武及益伊尹周公之事好事者輒趣隱造說固不待暴秦燔詩書而學士已懵然兆莫知其本末可憤也今可考者大誓序曰十有一年洪範經曰十有三祀金縢

經曰既克商二年是武王在位之年見于書者也周公作金縢之後又三年而武王崩多方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奄諸國在武王之世守臣職成王立而遂畔以是推之武王克殷之後五年而終也文王世子謂武王年九十三按逸書度邑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則武王受命之時僅六十耳惟年之不少延故曰未受命必以爲既耄亦繆也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而周本紀以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作十年蓋七字之誤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而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

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辠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皆今文泰誓說也無所謂從安國問者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云書十六篇欲得其眞矣而三統以爲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說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年與書序合弟異伏生傳亦云祀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于義爲長其說在洪範序惟以太誓序所云十一年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說本諸經以燕其疑俟後之君子

又曰趙岐云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太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爲近

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
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
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
則劉歆輩不得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
其言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
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大誓今文充
學逾于以世俘爲武成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說文作紂戰于坶野許慎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作坶誓本皆作牧說文作坶

謹案大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
誓則中殺前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國語王以

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坶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淸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朝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注引此毛詩會朝

淸明傳曾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明古文令與會合字皆從亼王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㫗从黽省从日即天問鼂字俗爲朝廷之朝其作𦩍者小篆也天問爭盟即淸朙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淸字作𣶒小篆作淸亦作淨故天問作爭古文朙字作囧或从二目或加月作朙故天問作盟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

謹案本皆作歸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俘文言武王狩禽虎貓麋犀犛熊羆豕鹿之屬其篇首亦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爲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亾于建武之際者即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

舊今從史記伦歸狩言西歸行狩也何以明之周頌時邁曰武王克商周文公作是頌言巡守告祭柴望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非歸狩之政乎善乎祭公謀父之推言之也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渼言震之莫不震疊致戎商坶非務武也背我盟津于有命之不易以告諸侯謂之觀兵可乎司馬遷所記齊東野人之語非從安國問也不可列書之教周自后稷中葉不窋公劉及太王王季世序其德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嗣文考式在位恤民之隱以除其害戢干戈櫜弓矢保世滋大惟懿德是求歸狩之政不從可知乎耀德而不觀

兵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其義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本作千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此孟子論武成往伐之事也六蓺皆論定于夫子而傳之者非一人自微言絕大義乖迄乎戰國權謀變詐縱橫之術與慘刻鉤鉅名法之習亟善戰善陳者皆爭起爲諸侯師儒有談禮樂

者則歔欷而笑之然猶非君子之所懼也知後世必有
竊六埶文姦言咄歎自喜坐亂天下故于聖人之用征
伐也言之尤兢兢焉于聖人之用刑罰也言之尤兢兢
焉今武成之篇雖亾然莫不知其不可信者以至仁伐
至不仁而血之流杵也其可信者武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仁人之無敵于天下其
威猶至今若存誠無所用戰無所用陳也論語曰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興廢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
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述周
之政事武成二三策畧具矣疊翟書言武王將事泰山

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辠維予一人與論語所記相類雖謂武成篇未亾可也由武之伐殷推湯之伐桀可也由二三策推之百篇亦可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班本又作般史記邦作封書序在洪範後今從史記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謹案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常器也分器者分其祭也墨翟書言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事疏者受外事以爲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邑必擇國之正壇置

以爲宗廟壝場祭壝場也置措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蔽位修長也蔽位社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畜之肥腯粹毛以爲犧牲倅當爲粹純也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與歲上下珪璧琮璜稱財爲度

此邦諸侯班宗彝之事也與頁社同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曰句箕子歸作洪範

莊先生曰已當作祀易已事遄往本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是也勝殷殺紂立武庚祀十有一年事也大誓坶誓武成分器詳矣曷爲于是言之于是益見聖人之于天道也文王武王周公聖人也箕子聖人也非聖不足以知天道武庚之立不宜立者也湯

勝夏即黜夏命宎桀以其屬去之南巢子孫世居要服爲二王後者非桀子孫也紂之辠過于桀武王勝殷紂自燔死武庚面縛銜璧輿櫬而迎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封以爲殷侯使之行商禮而復其所傳記誤以武庚爲微子以封殷爲封宋武庚之事不見于經口說相傳故參記也禮誅君之子不立既誅紂則不宜立武庚然立之者何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天惟須暇之武王何敢黜之故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而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箕子早知之天其有割命武王亦早知之說者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

問以天道不亦誣乎其言箕子歸何也歸者猶言來歸也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亾走之朝鮮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二年紂三年喪畢是時武王明教通于四海海外息愼北發渠搜氐羌莫不來服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劉歆乃謂武王伐殷以箕子歸誣聖之甚者也）曰歸者何也箕子中國之聖人也巢伯言來朝矣息愼言來貢矣箕子中國之聖人也曰歸者喜之也

謹案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本作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

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案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鄭注尚書大傳亦同然史記既云箕子不忍言殷惡矣黍離之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幽王而此直言狡童何自相矛盾也蓋言武庚有壯狡之志無德以續殷祀我我殷也尚書大傳以爲微子義異又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在克殷後二年宋世家又謂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作洪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云云蓋史記雜采百家異說故多舛錯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

來朝武王因其來朝而問洪範斯信而有徵者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其說本劉歆三統謂即在伐紂之歲故梅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侯皆無異義倡自劉歆一人之臆說而班固王肅皆以爲十三年伐紂是不可不辨者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獒馬作豪云酋豪也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然西旅獻豪不辭當爲獒也狗四尺爲獒

莊先生曰西旅者西戎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高宗既沒殷道衰遠方不至

至是而來獻太保召公奭也召公相成王與周公爲左右于是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武王之時召公曷稱太保曰從其後書之也曷爲從其後書之春秋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召公在成王康王之世以太保主西方故康王之誥曰大保率西方諸侯而周召之爲左右二伯自武王時已然矣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愼來貢召公之治西方始于西旅獻獒非周公先治內而召公之治及遠之速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自陝以西被化已久東方之國屬紂者習惡深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而後有以終文武所受之命故周公之治東方大者在黜殷命而伐淮夷次之于

是乎命微子于是乎封康叔于是乎作洛邑營成周于是乎遷殷頑民而召公歷文武成康之世治西方成文王之化純被日久易于及遠詩大雅之末緊以召旻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覩西旅獻獒知國之日闢及西方曰蹙而周以東遷詩人閔其衰而思其盛自文武之受命召公以甘棠治內旅獒治外者造勛德施于成康故從其後書之曰太保作旅獒百篇之序存書未嘗亡也而揚子雲乃謂書序不如易固哉旅陳也陳德廣所致也獻獒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氏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歸語云桀奔南巢韋昭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

巢縣是也

莊先生曰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愼比也與旅獒貽息愼之命不同而從同者何湯放桀于南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不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文王德廣所及美化行乎江漢汝墳南方諸侯皆用禮教于其來朝進爵爲伯遠諸侯之來朝者衆矣曷爲旅巢命巢桀之後也湯放桀而黜夏命復封禹之子孫爲二王後武王誅紂立武庚殷命猶未黜也夏命黜而桀之後爲蠻夷芮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隊命爲後王監孔子錄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愼也巢雖降爲蠻夷

猶帥舊德殷命黜而紂卒無後以天下之大至無所容其身處其子孫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莊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後世多疑之或以爲百篇以學者不見全經不能得其實竊謂不然武王之伐紂雖頗缺有閒雅頌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詳周公之書則自金縢至亳姑存者十一篇讀書而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如之何金縢者周公之書之首篇也居東卽東征也周公作鴟鴞之詩在東土已集之後伏生書傳毛公詩故訓太史公書皆同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閒罪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

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而鄭氏乃謂居東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又謂詩人爲周公之屬黨此固不辨而知其謬者彼特以詩人既得矣鴟鴞之詩奚危言焉不知所謂予未有室家者非僅爲三監淮夷之畔言也太史公說我之弗辟以爲我所以勿辟者恐無以告我先王周公未嘗辟也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也周公終始不離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欲天下之一于周豈有放亂之時乃居東以待罪乎是誣成王且誣周公也說書度邑曰辰是不室我未所定天保鴟鴞武志也故不讀度邑不知金縢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

隆于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王史記作王亦未敢訓公訓當爲訥古文信字从立心譌作訓又譌作誚也成王以天下既定矣即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未有室家唯音嘵嘵爲哉蓋仍未知公之志而逆豫之心將萌矣蒙恒風若故有上天動威之異自新往迎遷改速于風雷至是而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彼傷官厲黨與之說不亦愚且誣之甚哉

譔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魯世家言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淮夷東土二

年而畢定以書大傳證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此所謂居東二年也三年踐奄卽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周公于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成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所謂我國家禮亦宜之者也尊德樂道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豈僅得禮之謂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莊先生曰讀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知非聖人

不能作也誣聖亂經自孫卿始其言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偃然如固有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揜迹文武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輟事周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以枝代主而非越君臣易位而非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謂之大儒之效後世亂臣賊子覬是迹而文其姦言以竊天位開其端者孫卿也孟子之時未有是說故辨益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初諸儒多出孫卿故言周公之事大抵以爲攝天子位假王者號禮禮禰禰莫知其非僅拘覩夫文辭而遂以胎滔天之惡言顧

可不愼哉書序明著之曰周公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自歸禾以至息愼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鼎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始自大誥以至于君奭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何乃有假攝之說哉然則孫卿言亦有本與曰所謂讀書而不心知其意者是也度邑曰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武王所以命周公也孫卿遂謂以枝代主而周公及武王不知新命三王永終是圖數年之間明教通于四海息愼氏羌莫不來享卒之武庚畔于外管蔡惎于內而天下晏然猶駸駸乎必兄弟之相後植璧秉圭之請何爲乎故錄金縢而度邑可删何也度邑曰惟帝神授朕靈

期又曰惟天不嘉乎降來省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惟初克商天下來集若武德不少延四國之變將不可知故曰惟天不嘉乎降來省而以申授之靈期命之周公周公及武王踐天子位管蔡流言何自至哉殷𩔰其亦未敢蠢武王所以行權欲建庶也周公恐懼于武王有疾以寶命之墜告于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其命龜之辭以國之存亡是卜周公之必不兄弟相後明白豈有成王既立而乃踐天子之位哉三龜襲吉納冊金縢帝與爾三周公之卜非武王之憂也于是乎文武所受之命成王申之周公誕保之七年而有餘矣武王以天命命周公故周公自以爲功此成王所不知二

公所不知而欲千百世後學者知之吾見其難也書序存則百篇不亡讀書序而猶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若之何

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見于書者也今文尚書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堂位記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書作雒記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歸乃歲十二

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說皆在孫卿以後而作雒稍近之年月亦頗踈闊要其大旨以爲武王崩而三監徐奄叛既除喪而東征至鄭氏則爲武王之喪服除而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二年其明年秋有風雷之變成王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懼誅道淮夷與俱畔其說異似密而實疏古文說

在太史公書以爲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以書序爲次而召誥洛誥在成王七年不繫之周公攝政體巳總之尚書年月不盡可考故傳記咸殊與本諸經東征三年其二年誅武庚伐管蔡命微子明年伐奄成王迎周公于奄歸宗周告多方封康叔然後相宅洛邑營成周遷殷頑民制禮作樂凡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信而有徵者也其曰攝政致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莊先生曰說者謂武王克殷徙微子于宋鄭氏樂記注又謂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 鄭氏發墨守

皆非也武王伐紂之時微子已去殷無所謂徙樂記黃帝堯舜夏后氏之後皆曰封而殷之後獨曰投武庚不當封者也降王者之後爲殷侯故武庚之立投也非封也微子之命代也非投也當時多以殷爲宋而以武庚面縛銜璧之事爲微子夫微子之去時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其誥父師少師見于書至武王伐紂何自而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哉信傳記而不本于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耳蓋抱其樂器奔周者太師疵少師彊也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而面縛銜璧者武庚也奈何誣微子其謂六年而後封宋者又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入殷之時

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旣黜商先哲王不祀忽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旣黜殷命卽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誅紂殺武庚已日乃革也命微子已日乃孚也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年黜殷六年始命微子哉故曰不知聖人之心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莊先生曰讀歸禾序益見傳記之妄鄭氏注金縢以爲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

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攝政羣叔流言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遭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自伐紂至此十六年其意欲傅會書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之說夫周公相也而謂之天子成王天子也而謂之太子何其刺繆乎成王年二十二而後即政既以爲幼不能隷阼矣東征之時成王年十六耳唐叔小弱弟也獨能傳王命以作書乎桐葉之封謂之戲嘉禾之獻謂何也故曰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說無幾也王肅則謂文王受命九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作大誥二年克殷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十年而成七年作康誥召誥洛

誥致政成王其說盖賺不過與鄭爲異耳謂武王崩年時成王年十三及二十而周公致政皆非考信于經者也

許愼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辟之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從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以許說爲非竊謂許說最爲近理鄭氏王肅譙周諸家之說不一

要皆傅會傳記而不本諸經諸家所據者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小戴已無此文又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及禮公冠記有成王冠祝辭合以文王武王受命之歲遂謂武王八十三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爲必不可易不知公冠記即后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非曲禮之正篇成王冠辭後系以孝昭冠辭亦見于劉向所序此與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皆出于一時者也孫卿後儒者代有增益遂以爲故事耳經云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非幼不能蒞阼明矣如傳記所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武王有兄伯邑考武王八十三

生成王而成王有弟邪晉應韓不悟其非而曲爲之說書之失誣不信然與今文尙書傳及韓太傳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秉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書傳作民得而獻諸成王與序異又作王召周公而問亦非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秉和氣所生意者天下殆同爲一也撫而貢之文王之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曰書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本作公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辭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見賜也見賜書傳作獲此賜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書傳作耇

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書傳作別風淮雨海之不溢波也

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書傳有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絶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史記作魯古文旅魯通

謹案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不知孔安國所獻劉歆所論王莽所立杜林所得何傀筥不齊若是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凡酒誥召誥之脫簡皆具焉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

莊先生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王成王也假王卽高宗肜曰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格君者莅政之本而佞邪傅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者歆等各以意厲讀非復古文舊習宜博士之不肯置對矣

又曰讀歸禾嘉禾序而知天命之可畏也周公相成王黜殷命正彼反側式化式適圖功攸終天示之應胥翕稷政嘉禾以生咸曰天之降休周公曰天之降格也惟王莅政以勤勞和一天下天其申命之弗終朕敢是遏佚前人光也天難諶斯降命降威永念一日陳此以戒

嗣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風雷之變遂動以威故周公之誕保文武受命者以大誥始以洛誥終而休告之徵于金縢嘉禾著之說者但謂異畝同穎爲越裳氏重九譯而至之應不知鴟鴞危言乃作于辠人斯得之後歸嘉禾旅命之時也在易既濟之革曰繻有衣袽終日戒坎水也離爲乾天也有需之象焉險在前矣能無須乎川爲澤矣其能涉乎衣上也袽敝也乾則惕而坎則勞也勞乃敝矣說以先民民忘其死非東山之詩乎須之須之公歸無所九罭所爲諫也戒之戒之曰予未有室家鴟鴞所爲作也當此時也一以爲信一以爲疑使成王有幾微不喻于周公之志辠人雖得天下猶未定也

況又能格知天命乎故曰于嘉禾見聖人之畏天命也非後世陳說符瑞者所得與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云梓本作杍

莊先生曰大誥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成王伐東夷之事在成王征及將蒲姑武庚殷後也既黜矣命微子代之管叔蔡叔監殷者也既伐矣殷之餘民不可不深念是民也是邦也是命也皆文考受之於天者也成王周公之使管蔡也固以命康叔者命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齋肴涕洟以是爲聖人之過矣猶有否焉何敢一日少安周公居東殷之餘民既安輯而鎭撫之破斧之詩曰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盖重念斯民也在易離之同人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則爲否及覺悟而迎周公則爲同人自是而王與公若重明之相麗矣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非周公其孰能龕之離明也乾君也兌辭也以君命明命之有頤之象焉引養引恬所以教邦君御事者皆哀痛之辭也閔管蔡之失道出涕沱若矣撫餘民其如傷戚嗟矣是時也公初歸鎬謀作洛邑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告康叔命妹邦教邦君御事而申以進戒嗣王稽田惟疆畎室家惟塈茨梓材惟丹雘在嗣王修文武之所勤而終之率寧人有指疆土定

天保依天室制禮作樂以告太平萬年厥于乃德可謂吉康者乎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宏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以三王之道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孰知其出涕沱若戚嗟若無服之褒施于孫子成王周公有如是之內恕孔悲者哉讀康誥酒誥梓材者知封康叔已耳必曰旣伐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而聖人之心見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詔萬世者也漢儒誣之于前宋儒亂之于後賴有序耳安在書序之不如易哉

又曰康誥經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初基作洛代成王大誥

治之書也酒誥今古文皆作成王若曰是從後書之博士說及衛賈諸家皆失之鄭馬融謂後錄書者所加最爲近之夫聖人固知後世必有誣聖亂經如孫卿之徒者矣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歸自東之書攝政之說萌芽于此明箸之曰周公明箸之曰成王別嫌章疑微而顯矣而邪說橫議悍然罔顧誠何心哉凡聖人箸之于經者使後人信不使後人疑故度邑有建庶之文恐學者不得其說不以列于百篇百篇義皆可知恐學者亂之復系以序蓋讀百篇而明其義則所刪之餘皆可讀也傳之者人各異說至孟子時經已亂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疏通知遠之教如是其難哉孟子曰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論其世非孔孟無由也
謹案梓材篇王啟監以下至篇末皆周公與王言蓋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辭古人文義不拘猶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追述先王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冲人與康誥序首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始終相應乃三篇之總歸也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徧戒諸侯且以勉王如此
莊先生月凡書言又曰者皆重文省讀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二之例康誥篇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

私意刑殺人也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屬國
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女亦竟罔聞知也下當重讀非
女封三字言非女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女封刵當爲刖
詳經義述聞其義亦然舊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書大傳
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例知康誥丕蔽要囚下當
重讀上文師茲殷罰有倫六字與上非女封四語相應
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多士篇末王曰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下亦當重讀上文爾小
子乃興從爾遷句舊但以又曰爲衍文而不知重讀亦
非也君奭篇又曰無能往來亦當重讀上文號叔閎夭
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無能能也言此五人豈無能

往來乎事言以起其能猶大雅矛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之意歟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莊先生曰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在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必言其所以作者曰成王欲宅洛邑亦可見周公未嘗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矣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雖周公之聖而不能無所疑詩曰公歸無所言周公未得禮也又曰無以我公歸兮言無與公歸之道也皋人既得東土以寧定天保依天室公其不廢顯服之命者于是焉而成王勿及知公雖歸

如天下何故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後周公克以誕保
文武受命也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享帝立
廟繼志述事莫大焉在易渙之彖曰渙汗其大號渙王
居旡咎風以散之坎以勞之衆以衛之艮以居之王乃
在中爰假有廟公功肅將祇歡實惟曾孫篤之然非承
之者渙其羣則上下不交之象也故曰旡咎其之訟曰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體自否否二之四其
否乃離否之貞其羣陰也坤丘也丘之渙坎也有震之
動艮成之中明勗偶王緊保奭是賴巽爲乾天也震爲
離明也艮之思不出其位爲巽則入入而不傷坤渙而
成坎也稽謀自天所思卒合于周公王居之正位實渙

其羣者之光大也故曰元吉觀召公告成王所以祈天永命者知風雷之變雖震于天之動威而匡過弼邪啟廸者非一日也尚書于召公終始書之曰太保其以此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莊先生曰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于是乎成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太平告文王之詩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洛誥備矣

文王受命而郊以后稷配故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致太平宗祀明堂告成功于上帝以文王配故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洛邑既成尊文王爲太祖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乃單文祖德書之稱文祖始于此周公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也禮中庸記已推言之天之所以爲天曰不已文王所以爲文曰德之純純之爲言大也天之命惟聖人格知之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是不知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也非惟文王爲然武王告周公曰昔皇祖底于今勛厥遺德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自后稷以來世世修德惟不已

也又曰予又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女幼子庚厥心三聖之相代惟不已也使其或已寶命隊矣后稷且不得配天況文祖明堂之享乎周公居東所憂患者此也文王嘗難周公救亂皆在于易文武之再受命周公告成功有雅頌之文本之函攬逸書傳箸其義使尙論者有考焉今文尙書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

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牷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撰升者爲文撰升或爲振非當言揣請舉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杙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琢攻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一三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磬樂器其音曲折玉音金聲言其容毅之謂也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伋讀曰播搖然變動貌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卑賤者尚然況尊貴者乎故周

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訖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和恒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謹案莊先生初說曰夏時初歲祭郊也篇中祭歲即禘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嚳之禮當是五年一禘而周頌無樂章可攷或即雝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

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爲周公主魯于是有六
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祫祭文王武王于淸廟恐未然
此先生初說以爲先郊後禘也其後又曰成王以七年
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告文武于廟命周公後成王本
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秬鬯二卣使周公于洛之
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且言已不敢當之意周
公則以兹殷之事爲成王命已者至于太平制作乃王
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以其年十二月至洛也
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月先
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始祭天者蓋以命公
後而先告文武于宗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益戊辰烝

祭歲南郊之祭即夏時之正月啟蟄初歲祭也入太室祼明堂之祭也戊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十有二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說俱非也此先生後說以爲先禘後郊也今從後說

謹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肇稱殷禮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崇嶽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

享明堂若酌祠衡之與享于大祫也俗儒遂以爲成王錫魯郊禘矣旣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猶意以享曰禋蔡九峯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太皞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謂宗伯攝圭瓚璋瓚祼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王賓殺禋句咸格王句入太室祼句王賓二王之後殺當爲秉古文布與秉形近而誤秉禋卽奉璋也格王謂假王格假嘏古通致嘏辭也太室淸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所

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也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卽位之七年十有二月事在前而史後書後禘祭也戊辰烝祭歲謂八年之元日事在後而史先書先郊祭也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冢宰定東土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平凡七年也蓋武王崩踰年成王卽位稱元年此七年卽成王之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旣辭而闢之矣予復順經文疏通證明之如此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莊先生曰周公之相成王黜殷命也殷遺民既建侯而撫之至其大夫卿士牧誓所謂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者也武王赦而不誅及成王立復助四國以畔非頑民而何周公東征所誅者武庚而已奄君則遷之頑民則遷之比事臣我宗多遜自一語言至于十語言猶武志也康誥酒誥梓材繫之成王多方亦繫之成王而多士特著明之曰周公以王命告蓋至成周既成而後文武所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唐虞之三苗周之淮夷一也而商王士漸紂之餘習故同謂之頑民而或乃云周之頑民商之義士豈其然乎

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宅云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謂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虜天討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正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云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即多方是也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遐逖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即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是也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辭駿厲而嚴肅多士

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既成偕和風而甘雨故此篇夏廸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
服在大僚二篇前後相應惟多方述成王伐奄時事未
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尚有爾土四十字與
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錯簡當互易之余
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亦以五誥錯簡昔人已言存疑
載疑以俟來哲云

周公作無逸

莊先生曰周公之戒成王也初來自奄作立政謀作大
邑作梓材成周既成作無逸此三書者萬世持盈守成
者之鑑也序例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莊先生曰說者謂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故作君奭（太史公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同）其說固起于孫卿之後或又謂周公既攝政不宜復列臣位故召公不說（馬鄭尚書注徐幹中論同）卽前說而小變之要皆不明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疏通知遠之教者也漢儒毛公學最醇或以爲其傳自孫卿故于豳亦言攝政然詩故訓傳有孟仲子高子無孫卿其說維天之命伐柯小弁諸詩本之子思孟子孫卿且非之則其傳授之次序不盡足信且無論雅頌卽豳風言之曰遭變曰救亂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曰誅

朝廷之不知曰周公未得禮此豈履天子之籍云爾哉如馬鄭諸家之說周公歸而後攝政不當復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是所謂攝政者其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謂公劉序云成王將涖政亦三年免喪之時與七月陳致王業之艱難同義而七月序云周公遭變者成王未迎周公以前于詩皆爲變風也毛詩雖出于孫卿以後其傳自子夏故視三家爲最醇其言攝政涖政必不同孫卿明乎孫卿之說之妄而後君奭之義可得而說夫周公之遭變豈獨成王未之知卽召公亦未之知周公爲言天命不可恃而先王之道大行在乎人與維天之命之詩相表裏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

人弗堪所謂誐以溢我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我責者顧不大哉苟非至德何以收之周公收之召公勖之成王篤之咸成文王功于不怠非所以駿惠文王之德之不已與于時周公之志惟以告召公鴟鴞之詩君奭之書皆作于一時成王未敢信而召公已說風雷之變爰啟金縢蓋自太保發之矣序君奭于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備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于此此疏通知遠之教也章句之儒何足以明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釋文政馬作征

莊先生曰周公之書始于金縢自大誥以至無佚所以肖成王德誕係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以爲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繫之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肜日同例成王來郊周公之志天戒之以風雷之變遂感悟而親迎周公于奄踐之爲言殘也殘之爲言禮也我國家禮亦宜之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也鄭讖錢爲殲翦滅也今文尚書傳云殘之者猶之也猶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宫皆非是既殺其身矣將誰如序所云遷其君者何人也蓋周公東伐淮夷將成王至奄故題曰成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王王豈特成王親往征之耶鄭謂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亦臆說也成王之踐奄非以伐淮夷之故以踐奄爲伐淮夷從而曲爲之說者并舉宋世殘槊之事以誣聖人適爲士新作僞耳立言可不愼哉　幽詩有之曰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遘之子袞衣繡裳酒

食之籍非衣絮之戕矣是爲需之泰自是上下交而其
志同矣成王親迎周公詩書皆明載之以示周道安危
所繫故序以爲成王之書首篇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
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又曰有攸不
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鄭康成注禹貢引嗣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蔡說以成王征爲嗣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嗣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注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同異孔疏以爲僞書抑非無據鄭所引即孟子文也）此成王征將蒲姑之逸篇也不爲
臣謂商奄五十國周公東征之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

枚安其民以禮無有間諜微行之事紹繼也成王之至
共見其德之美復繼武王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是固文
武啟佑之四國既正天下遂無缺乎丕顯丕承所以紹
文武之謨烈者猶大有事也周公告召公益卹申無疆
之恤以反復于天命之不易與豳詩之卒章曰公孫碩
膚德音不瑕公孫成王也必言成王之德音不瑕而後
周公不失其聖故成王征洛誥之本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義已見成王征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

莊先生曰成王迎周公至宗周作書誥四國多方多士

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周公之東征惟是教告之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三年之中多方以定所誅者武庚一人而已其餘或遷之或廢之謂之迷民務和協先後之孫卿子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于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成王之致刑措讀多方者可不念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莊先生曰成王歸自奄至于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是也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

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言周之在位多賢天所以申命成王也夫繼體守文之君莫不受命而太平之基在于得賢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年之間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豈非得人之效哉

周公作立政

莊先生曰讀立政而知聖人之有作必集衆賢而後成也大臣之事君必進衆臣以共治也人主之立政必擇賢而俾乂勿以已意間之勿以憸人誤之也周頌與書相表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于書爲周官所謀者周公之志文武之事也旣朝于廟以訪羣臣四國不靜多難始平至於恭武王之大訓以誕保文祖受命民猶未成

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明堂之饗敢或緩乎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所謂訴以恤我也非周公孰能收之聖人之作禮樂必徵諸庶民況羣臣乎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有一不備道不虛行天之命不已而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前王之所受命後人不緝熙之則遏佚之也安可恃乎保厥家者監厥士曰就月將尊所聞行所知以至于高明廣大惟嗣王學行之故儆之之詩所以答羣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夫庶獄庶慎一有不乂恐王國之不克長況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不可不知也

謹案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古者官制若六卿

若師保若四輔若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
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常任準人牧治
天地人三事卽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
之說非周初官制也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百司者虎賁掌宿衛綴衣掌衣服趣馬掌王馬各數百
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管是
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
司也曰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者庶府周官有
九府主貨財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
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
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曰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者周官

太史副貳太宰尹伯對上小尹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太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衆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大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是也曰夷微盧烝者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之國烝君

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治夷狄無大夫之義也曰三亳阪尹者鄭云三亳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益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云云此泥阪字而爲之說言益疑辭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益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襙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曰庶言庶獄庶愼者庶言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愼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

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于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違之言文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愼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聽言者入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末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者列古例字禮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等比也言蘇公能矜愼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造獄至贏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亡敬愼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與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謹案今文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甚異序同篇也古文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篇故鄭注緇衣引作無壞我高祖顧命之寡顧聲轉耳甚取篇末二字名篇也白虎通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吉冕受銅古文同瑁今文作銅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即位之禮禮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以諸侯之

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董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辭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案先王旣大斂嗣王受册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麤冕黼裳卽祭主位告祭之禮視朝夕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于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

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又三曰負子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是無干禮者之禮子經禮有變也得援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之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在必不爲此非禮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于節哀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

又案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句 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句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句

俾髮者扶掖之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盖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若有疾亦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榅毛則其人也吕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千戈者吕伋之佐南門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于位爲寄公國賓出盖成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于南門之外翼室路寢之東夾室有梁闇曰恤宅也莊先生曰路寢之制如明堂皆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戸者曰房南有戸牖北有牖無戸者曰室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二室曰木室火室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木室即東夾室水室即

西夾室中堂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攷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攷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之制恐未然也又曰太保降句 收諸侯出收當爲以形近誤 廟門俟句 大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門雉門而於文王廟門俟者俟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于廟周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于是行焉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爲殯之所處皆非也又曰王義嗣句嗣當爲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德答拜句 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又桑立政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顧命太保所以戒康王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何哉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訓召公以成康之問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逸豫則怠惰而忘創業之艱難文武之宣光大訓幾何不墜于地矣故于嗣王新政之初首戒以天命之不假易祖宗之不忘危亡者俾敬受此丕丕基厥後穆王遠征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則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知揚耿光大烈者在于振乾綱不在勤遠畧矣

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作畢命

莊先生曰鄭康成謂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則非此篇也劉歆三統術引畢命豐刑不可信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𢆶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柴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為伯禽即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率師伐

之于肸作肸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氏據說文魯東有郳城郳爲徐之或體魯世家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州索隱謂說文郳邾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亦謂梁惠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擊柝相聞故曰東郊不開成王周公既平東土乃以青兗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施干戈難靖故春秋時齊晋强則依以立齊晋衰則依于吳楚其勢然

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子侯國之書唯柴誓秦誓二篇柴誓雖在周初視商誓𢧵誓周公成王之書則稱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書中爾曰此周之變書之始志荆蠻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沒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以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亭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敘柴誓志徐夷之並興以下其終滅于楚上繼蔡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于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即春秋寓王

于曾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亡然後春秋作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謹案大雅崧高篇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傅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故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出也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誡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

外戚呂侯或呂侯之子若孫觀其述三后與伯夷明刑以擾臯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棐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而移之豈知編次之旨哉

莊先生曰墨子尚賢篇引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正義稱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則鄭本亦同墨子也趙岐注引甫刑帝親問下民蓋今文尚書名甫刑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呂刑作君字其

作皐者蓋衛包所改故孔傳釋文皆作君帝釋文云君帝宜作皇字帝非也蓋君帝對上帝而言前謂顓頊後謂帝舜于周法舜宜稱帝不宜稱皇也此卽舜伐三苗之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謹案馬本書序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特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儕於吳楚蓋深痛篡弑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志晉伯之

始也又案馬驌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
幽王變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王立褒姒
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申侯
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衛定王於成周厥後晉文
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
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洛又使周人爲之
戍申則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
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
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
事而惡自見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

式滅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卒章云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日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

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意深美閎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之正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